

武俠技擊長篇小說

鄭證因著

崑崙 崙 劍

第四集



上海勵力出版行印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

鄭證因著

崑

崙

劍

第四集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 鄭 證 因

發 行 人 劉 彙 臣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電話掛號 三一〇九九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武俠技
擊小說

崑

崙

劍

第四集

鄭證因著

一 二苗女出山遊鹿寨

崑崙劍第三集以崑崙人佟天慧爲本篇中之重要人物，不能不詳述其身世，上集正敘至佟天慧尙未入玄門，隨父隱居苗山外老鴉灘，以黑勢力壓迫，甘心忍苦耐勞耕耘，自活亦所不容，佟天慧被迫無奈，私販入苗山，更結識山家苗族，收二苗女，傳授武功，佟天慧開數月一入山，數年後，兩苗女頗有成就，更爲打造龍頭軟鞭兩條，令兩苗女揣摩煅煉自己詳細的給他們講解，如何運用鞭的力量，這不是短時期所能成就，可是這兩個女娃很知道下苦功夫，佟天慧他可不能儘自在這裏住下去，他來一次，不算路途往返的就擱，至多在白雲洞住上一個月，對於福姑子，梅梅，操練軟鞭，自己每一次出山時，必要指點她姊兒兩個，幾手，最難用的招術，趕到回來，這兩個女娃却能够練得純熟，運用得法，佟天慧也是十分的高興，這個白雲洞山家苗族，也比起先前人多了，不止於當日出事時他們的木族人逃散了，投奔了來，就連散在苗山各處，歸到別的族內的山家苗，知道自己這個苗族復興起來，全是自動的投奔了來，先前不過是二三十戶，百十名丁口，這時已經聚集了不下三百多戶，纔有

崑

崙

劍

第四集

一

一千多名丁口，在飛叉嶺下，竟建立起苗墟來。

除去石洞照舊居住，自己更沿著嶺下，搭蓋房屋，築起寒牆來，全城的人，一半游獵，一半種田，老苗居古，跟沙童根，這兩個憂患餘生的老苗人，眼看著本族兄弟子孫，發展的非常快，他們現在更能過着安樂的生活，所以居古，沙童根，全是十分高興，老弟兄督率着全苗墟的人，整天的辛勤操作，這個飛叉嶺，白雲洞竟成了苗山中最富強的一個部落，這個佟天慧，他這幾年的工夫，出入苗山，常常的來往着，自己也算走熟了，一年至少要到苗山去四五次。光陰過得快，忽然間已經是六七年的工夫，兩個苗女居然學就了一身武功，本領，佟天慧對於她們，傳授武功，真是傾囊而贈，把自己所會的，完全教與了她姊妹兩人，這兩個女娃真有些青出於藍了。

因為在過去她們雖則沒學過漢人的技擊術，可是苗山中，她們自身有一種被環境逼迫出來的本領，固然是智慧不同，體格不同，可是她們整天的翻山越嶺，追飛逐走，張弓射箭，套索擒獸，這種本領，雖則在名目上，不像武術家全有名稱，他們自然操練出來的這種功夫，有時真有驚人之處，這兩個女娃生長苗山，不用教自然的就練，趕到佟天慧這一件授漢人名門正派的武功，這兩個女娃子幾年的工夫，有的地方真比佟天慧還輕快，佟天慧在內地裏也給她們打造了兩條龍頭軟鞭，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可教了，告訴她姊妹二人想往深處造就，只從「熟中生巧」四個字求之，將來自己就會知道，這四個字的重要了。苗山裏這幾年日見富庶，可是苗山外却變了樣，日見窮困。

這個鹿寨漢苗集場，他是包括着苗山附近一二百里內的商販，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，可是最近幾年來，鹿寨一帶，全毀了，就是因爲一般貪官污吏們，越鬧越厲害，無法無天的事，全敢作了，貪心是一天比一天重，他們拿着這個鹿寨集場，作了他們的搖錢樹，只要駐防的官兵，調到這裏，這就一步升了天，別處的官府，升任到這一帶，雖則縣官還是縣官，州官還是州官，只要到了任，真比換頂戴官級還高興，這一任就能够贖後半生的用度，能够在苗山這裏作三年官，大概子子孫孫全吃不盡化不完，這種風聲傳出去，廣西省的宦途，弄成一敗塗地，簡直是賄賂公行，賣官鬻爵，官場中全是各走門徑，一任縣官，就能化幾萬銀子的本錢，這一來鹿寨所有的商民，可全毀了，商民的化消多，他們就得從苗族身上打算，獸皮藥材，一天比一天的不值錢，是非是一天比一天多，凶殺鬥毆的案子，差不多，每天總有兩起三起，反正是衙門朝南開，有理無理拿錢來，所有這些歸化的熟苗，他們在這一帶交易的年月一久，這一班奸滑的商販種種的手段，苗人們也全明白了，所以，想在他們身上另外的手段，剝削壓榨，他們有些不甘忍受了。

不過這些商販們個個奸滑的不算，大多數也是營業一天不如一天，他們不把獸皮藥材的價值減到最低，這種營業他們也沒法幹了，官府在這裏巧立名目，除去正當徵收的國課之外，這一班地方官和駐軍，變着花樣要另外徵收七八種賦稅，這些錢在商販身上取，商販他們可得在收買進來的皮貨藥材上應付這種不正當的勒索，那麼苗人苗山所出產的一切，價錢沒個不低減，漢苗區市只准在鹿寨這個

地方，這麼大市場，好幾百家商販，他們連合在一起，就是用這種低價，或者互換的食糧布疋，食鹽針線，最近一年來，苗人們終年辛苦所得，担驚冒險，捨生忘生，在苗山收穫來的，無形中算是給這一帶的官府駐軍進了供。

那時管理苗山十分嚴厲，除了鹿寨附近一帶，漢苗可以雜居，別的地方，決不許苗族們隨意入境，和隨意居住，他們除了在鹿寨這裏交易，苗山所有的出產，無法出手，他們所需要的東西，也只有鹿寨這裏求得，每一個苗人，在賣脫他三五個月所積存的，獸皮藥材，全是抹着眼淚回去，這樣弄得怨聲載道，鹿寨所有的商販，但不能夠改行，到別處另作營業的也全願意離開這裏，官家把這裏看作銀子坑，可是商民百姓，以及苗山裏的苗民，全把鹿寨這裏看成了血腥地，越是這樣是非越多。

因為一個個滿懷不憤，一肚子不平，往往因為一點細微事，彼此就不能忍耐，鬥毆凶殺，每天是如此歇彼繼，東邊鬧剛完了，西邊嘩亂起來，反正是只有商人苗民倒運，官家把他們抓了去，一打二罰，這種情形一天比一天厲害，這天正是鹿寨一個最大集期，這個日子附近，好幾縣，十幾個大市鎮，商販們在這裏全要臨時作營業，這是每年一次，三天的集期。

靠着這個鹿寨的東嶺下，這一段地方，叫五花坪，這裏有四五十家商販，可全是常年在這裏經營，因為這裏專收細貨，粗劣的獸皮不要，平常的藥材不要，這個時期正是苗山裏幾種最珍貴的藥，到了採收下來的時候，出山交易必在這三天大集場裏，因為這幾種藥材，單出產在一個地方，這是苗山

內「民山貓」他們這一族所獨有，這幾種藥材，完全出在虎頭峯後面一個最險峻的地方，苗人們爲了一年盼着得一次這種珍貴的藥材。

他們明面上說是沒本錢，事實上比花本錢還重，經藥材一見了苗子，這個民山貓，貓洞的洞主，就分派出部下的健壯弟兄們，他們用結好了四十多丈長的轆轤從虎頭峯下去，常用有二十人在那裏守候，可用不着灌溉培植，這二十人完全得晝夜分班防守這一帶，就是因爲藥的苗子極嫩，長出來後，很容易被毒蛇野獸糟踏了，二十名健壯的弟兄，就得防備着毒蛇野獸，這簡直是與死爲鄰的事，二十人在下面，必須有三班人來替換，因爲這個地方，形如一個古井，下面沒有水源，這種藥材就生在石頭縫子裏，他們在這裏得整整四個多月的工夫，藥苗才長出了，採取下來，交給他們民山貓的洞主，等待這個集期一到把他帶出山來，他們這一族，就指着這點藥材作填取苗山所沒有的生活必需物，這是多少年辛辛苦苦，這廝作着，可是這幾年來，所換得來的山外出產，一年比一年減少下來。

因爲這民山貓所住的貓洞，跟別處全隔絕，他們又沒有多少別的補助，除在這點藥材之外，就是打些野獸，可是他們民山貓所住的這一帶，得不到什麼很好的獸皮，苗族的各部落，又是各自劃出界線來，誰也不可越過所定的界線，去打獵捕獸，所以這民山貓的苗族，這二年來的生活，越發陷入苦境，他們每一次出山，全由這民山貓的洞主名叫鐵風老苗，親自帶着人出去，因爲他雖則出身貓族，因爲在貓山這裏幾十年的工夫，他也習於漢語，話說得很好，也懂得漢族一切的首領，他的年歲很大

，可是依然不辭辛苦，到了集期必是親自出山。

他們民山獠所住的地方，離着鹿寨，足有八十多里的山道，這次出山他帶着八個本部落的弟兄，拾着藥材獸皮，因為這種苗族住的地方，極其隱僻，往鹿寨來得翻過好幾處高峯大嶺，他們全是頭一天，就起身，帶着乾糧水袋，因為這一段道路極其難走，明着是八十里，可是這翻山越嶺，總有一百多里，一天的工夫，也不過走出一多半來在山裏歇息半夜，再連夜趕出來到天亮正好能到了鹿寨。

集場這裏只要天一亮，商販們全早收拾好，預備着，要作這三天的買賣，鹿寨此時歸修仁縣管，並且還有鎮撫苗山的獠營，就駐紮在千佛嶺附近，這個集期裏修仁縣衙門那裏比平時要多派人，那個獠營統領也要派出幾隊官兵在這裏彈壓保護，天剛亮，市場已經開始營業了，在這種集期，固然是苗山裏苗人們交易的時候，可是附近各縣的漢族因為這個集場，並不只於像平時專為和苗人作交易，苗山上不需要的東西，在這集期裏也全有了百貨雜陳，臨時的商販，跟舊有的商販，把鹿寨一帶，全佔滿了，漢人苗人擁擠擠。

有的人也不為是買什麼東西，就為是到這個地方開開眼，多見識見識，這三天的集場，凡是苗山裏各苗洞，沒有不到的，所以遠遠就能聽到這一帶言語喧嘩，漢人苗人真是挨肩擦背，這次山家苗他們這個苗族，來的人很多，因為他們自從出事後，逃進大山裏，在飛叉嶺白雲洞重建苗墟，老苗居古沙董根，得到佟天慧的幫助，重建苗墟把個山家苗復興起來，他們自從得到佟天慧的幫助，幾年來把

白雲洞一帶，荒涼的苗山變成了沃野，這幾年他們不指著游獵，完全仗著耕耘，他們把生活主要的食糧充足了，他們本族的人，就在農田上遵著修天神的教導指示，他們收下來的食糧，自己用不盡，不用出山也不用再去販賣，有好多部落，向他們懇求著檢那極好的獸皮，容易賣的藥材，向他們換些食糧。

並且老苗屠古沙童根，在憂患餘生之下，他咬定了牙，要把自己這個苗族整理好了，叫他們完全忘掉了苗人的凶殺狠鬥劣俗，並且前幾年還不敢出山，就是非去不可，也得把自己這個部落里，挑選出習於漢俗，能說很好漢語的人們，到鹿寨換一些修天神不能給他們帶的東西。

可是他這個部落發達富庶起來，他們一切全有盈餘，在別的部落所換的獸皮藥材，總是積存半年才出山一次，出山的時候少，是非也可以少了，這次趕上這個大集期，他們已經存了很多的獸皮藥材，也願意在這個時候把他出手，因為這時有許多外來的商販客人，他們也能在這裏收買一部分貨物去，苗人們往往能得到很大的價錢。

這次福姑子跟梅梅，也向屠古，沙童根央求着，她們也願意跟去，到鹿寨看看這個集場熱鬧，他們在當年沒鬧事的時候，年歲小，根本就沒出過山，趕到老苗屠古鬧了那場大禍，由家苗全族的人險遭屠戮，逃到了飛叉嶺白雲洞，福姑子跟梅梅，始終就在大山裏長起來，這兩個女娃子，她們天生來喜愛，漢族的裝飾，當初沒出過山，可是她們這個部落，是已經歸化的苗人，跟許多熟苗，一同住在

南嶺附近一帶。

這些熟苗部落，常常有作漢裝的，他們看到了就願意學，願意那麼穿帶，可是屠古沙童根這兩個老苗性情全個強，常常因為這些事叱咤他們，趕到跟佟天慧結識之後佟天慧跟這兩個苗女，十分融洽，不辭辛苦的來傳授她姊妹二人武功本領，福姑子梅梅趕到佟天慧來時，就向佟天慧纏磨着，問山外的情形，和漢人的風俗習慣，女孩子們裝飾打扮，佟天慧也常常給她們講，並且給她們帶來許多女孩子們穿的衣料，裝飾，福姑子梅梅不時的穿帶起來，作漢人的裝束，屠古沙童根看着不喜歡，因為佟天慧總是勸着他老弟兄，不要因為這些小事，傷了骨肉的情感，所以福姑子梅梅，在苗山中，總是作漢人裝束的時候多，現在聽到這個大華場，有三天的熱鬧，他們非央求着屠古，沙童根帶她們出天一次。

現在因為她們當初鬧事的案子，已經烟消火滅，鹿寨這裏駐軍和地方官，也全換了好幾次，山家苗從前的事再沒人提起，可是屠古沙童根，決不想再離開飛又嶺白雲洞了，這次兩個女娃子纏磨着叫帶她們出山，屠古他是不想出去了，因為這些日來，身體上覺着不適，到鹿寨去是極辛苦的事，吩咐沙童根，帶着本族弟兄出山交易，這兩個女娃一連纏磨了好幾天，沙童根只好答應帶她們出去，本來在這種時候，到集場走一遭，決沒有什麼是非和危險，並且福姑子梅梅，又學就一身本領，翻山越嶺，比起別人來快得多，一路上不只於會給別人添麻煩，她們反到能給大家照應許多事。

沙童根帶着六個苗人跟這兩個女娃子到了鹿寨集場，他們這次帶來的有二十多張極好的獸皮，全是在本山最難得的，藥材倒沒有什麼出奇珍貴的，沙童根帶着自己的人，先把藥材賣脫之後，購了許多需要的東西，全打點好了，叫手底下弟兄擠在身上，這點獸皮，也是到五花坪去交易，福姑子梅梅他們長了這麼大，是第一次出山，這一到集場裏，兩個女娃子四隻眼有些不够用的了，福姑子梅梅兩個人幾乎要把市場上所有的東西一樣帶一件去，搬進山去才趁心如願。

二 惡奸商詐騙苗民

走到一處，留戀一處，沙童根跟所帶來的弟兄們，看着她姐兩個這種情形好笑，這一來她們的整氣倒消了一半，因為藥材脫手時，就弄得滿懷不憤，可也沒有法子，跟原來打算的，幾乎差了一多半，山裏帶來的東西，無形中把價值低減得可憐，可是你在這裏不賣到另一處藥材商販那裏，規矩一些的，兩下是一樣行情，那種狡猾的商販們，越發叫你氣破肚子，反正不能帶回山去，只好忍痛脫手，把藥材賣掉。

往五花坪走過來是好遠的一段路，這兩個女娃子，走一處看一處，老苗沙童根，先前看着她們可笑，後來可有些着急了，因為這個集場，沿着山邊，整整佔了三四里長的一片山灣，還是對面設市，這要是走一處看一處，這一天也走不到五花坪，沙童根連連催促着，這兩個女娃子更有主見，任憑沙

童根怎樣招呼，她們認定了好像長這麼大才出一次山，下一年，還不準叫出來不叫出來，任憑沙童根怎樣呼喚催促，這兩個女娃子只是笑着答應着，她們還是拿起這樣拿起那樣，看個不休。

老頭子實在急得沒法了，在這個地方又不能過分呻叱，遂叫手底下兩個弟兄，跟隨在福姑子梅梅身邊，自己先帶着這四個扛獸皮的趕奔五花坪，好在進山仍然得往回下走，自己交易完了翻回來，跟兩個女娃子會到一處，不怕她們不跟着回山了，遂留下兩個弟兄囑咐福姑子梅梅，不許惹事，不要盡自耽擱，不許往別處去，只順着山邊這一帶商販排列的夾衝，往東走着，彼此就不致於走散了，遇不到一處，老苗沙童根帶着四個弟兄趕奔五花坪，這兩個女娃子看着沙童根的背影發笑，全認為老頭子可沒有方法了，兩人高高興興的順着這條道也往東去，還是走一處看一處。

這時忽然聽得背後有人招呼道：「福姑子，妳們姐妹也來了，難得出山。」福姑子一聽發話的就是苗人說漢語，這是他們最易辨別的，一回頭，這才看出趕情正是民山猿猴的洞主鐵風，帶着一班弟兄們揸着藥材從後面走過來，這個老洞主因為每年全要到白雲洞山家苗的苗墟去兩次，他們跟老苗居古很熟識，福姑子梅梅趕忙打個招呼，這個鐵風洞主，見女娃子身邊只有兩個弟兄跟隨，遂向福姑子問：「怎麼妳們洞主沒有跟來，只是妳姊妹來的麼？」福姑子忙答道：「老人家這次並沒有出山，是我沙叔叔帶着弟兄們來的，我們跟着開開眼界，沙叔叔帶着弟兄往五花坪出脫皮貨去了。」

鐵風洞主道：「很好，我也是到那邊賣藥材，採辦完了應用的東西，咱們一塊回山，結伴走。」

福姑子答應着，鐵風洞主帶着人也走過去，福姑子梅梅這次因爲出山她們反倒不敢作漢裝，因爲她們來時及經過十幾個苗墟苗洞，漢人的裝束，極容易引起誤會，所以現在還是苗女打扮，這兩個女娃子雖則生長苗山，整天在高山大嶺間練功夫，捕野獸，皮膚雖是粗黑，可是這兩個女娃子骨格相貌，長得非常好，他們走過一個地方，很容易引得一班漢苗人注意。

此時正走在一個布商的席棚前，這個買賣很大，貨物堆的很多，所堆着的布疋，綢緞有好幾十種，真是五光十色，福姑子梅梅看看愛，可是她們決不能買，苗山中不使用錢，他們全是以物易物，他們倒是需要布疋，可所買的決不是這兩個娃子所愛的，她們走到這個布商席棚子下，摸了這樣換了那樣，愛不釋手，交易正在忙的時候，商販們知道她們不是顧主，也不去管她們任憑她們姊兩個換着樣的細看，梅梅一回頭，忽然看見人叢中，有一個人正向東邊走去，她趕忙跳起來招呼：「修老師，別走！我們在這了。」梅梅從人叢中緊跑着，連碰了好幾個人，追上了這位老師修天慧。

修天慧這次已經三個月沒入苗山，她們正在盼望着，不知道這位修老師有什麼事，過了約定的期限日子很多了，在鹿寨這裏竟看見他，梅梅所以緊跑過來，抓住了修天慧，福姑子也從席棚下跑來，修天慧看到姊妹二人竟來到鹿寨，十分驚異，修天慧可認爲老友屠古怎的竟會把這兩個女娃子放出來，這個地方來不得，太雜亂，極容易出事，這姊妹二人如同見了親人，問長問短，本洞兩個弟兄也跟過來，向修天慧打招呼，福姑子已經告訴跟着沙叔叔來的，他們已到五花坪去交易。

佟天慧告訴這姊妹二人，自己是因爲老爹爹病得厲害，不能再進山，趁着集期在這時順便買些藥，妳們既是到五花坪，跟沙叔叔會合，咱們一道走，我正好有事和妳沙叔叔講，佟天慧爲是見了沙重根告訴他交易完了，把應用的貨物買辦齊，趕緊回山，因爲最近鹿寨這裏的駐軍是新換防，這些個兵，全是新調來的，最近幾個月出了很多的是非，他們在鹿寨這裏比從前那一個隊伍全厲害，佟天慧更因爲山家苗雖則舊日那凶殺案已經沒有人再提起，終歸他們是不能正式露面的人，沒有一點是非，出山交易，還不要緊，倘若發生一點事，就能把他舊案追究起來，飛叉嶺白雲洞重建苗墟，這些年真是慘淡經營，山家苗好不容易安居樂業，自己不願意他們再遭剝削意外事，對於兩個女娃子也不便說什麼，帶着她們往前走。

這時從這南邊一排蓆棚子旁，一條橫着的夾衝，湧過一幫人來，也有漢人，也有苗人，全是紅頭漲臉，緊往這邊跑着，內中有許多苗人，就有幾個用苗語在罵着，漢人們也是嘴裏邊低聲罵，剎那間這些人，全竄進這邊的人叢中，後面跟着過來一隊官兵，一個小武職官，帶着八名護勇，頭裏兩名提着馬棒，驅走着面前行路的人，這些人早已躲得遠遠的，把這一段蓆棚子前的道路閃開。

後面跟着過來的官兵，押着兩個人，全是捆綁得很結實，這兩個人已經被打的鼻破臉腫，臉上又是血，又是泥土，幾乎看不出面貌來，佟天慧招呼着福姑子，梅梅，全閃在北邊的蓆棚子下，躲避開，梅梅忽然向佟天慧道：「佟老師，官兵綁着的是莊生苗洞的兩個少洞主，惹了什麼禍，被他們

打得這般厲害。」這個莊生苗洞也是未歸化的野苗，他們全是在飛叉嶺附近住的苗族，這兩個女娃子，姓白雲洞苗端，整天在山頭一帶，打獵練功夫，所以對於莊生苗洞的人很熟識，這個莊生洞，兩個小洞主，全是十七八的年歲，生得軀幹雄偉，非常的健壯，其實他們這個莊生洞，跟山家苗白雲洞這邊，有一道大嶺隔斷着，可是莊生洞這兩個小洞主，一個叫古蘆，一個叫天馬，這兩個小洞主在嶺頭那邊，往往的要翻上極險峻的山嶺頂子，到山家苗這邊來，往往的跟這邊的福姑子，梅梅，遇到一處，日子一長，彼此全熟識了，這兩個女娃子，不斷的往山嶺那邊去，他們又是天生來的爭強好勝，常常的跟莊生洞這兩個小洞主，追飛逐走。

這種苗山的少年男女們，全是那麼天真無邪，他們雖則常常碰到一處，決沒有絲毫兒女私情，福姑子梅梅，他們跟着這個佟天慧，學的這一身武功本領，另有不同之處，莊生洞的這兩個小洞主，對於三家苗的這兩個女娃子，又敬服，又羨慕，他們很想着也學到福姑子，梅梅這種本領，可是苗山中苗猛各部落，他們是天生來爭強好勝，尤其那種平不可破的風氣，重男輕女，古蘆，天馬兩個小洞主，就不肯開口來求山家苗的這兩個女娃子，他們却偷偷的暗中注意，福姑子梅梅一時施展的這種本領，不過除了他們這少年男女四個人，山家苗跟莊生洞其餘的人多半沒有來往，所以別的人全不大熟識，此時這兩個小洞主竟在鹿寨這裏出了事，全是被打的受了重傷，福姑子，梅梅辨認出來，這才向佟天慧低聲告訴。